

吴仕龙文集



风

吴仕龙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吴仕龙文集

风

吴仕龙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 / 吴仕龙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吴仕龙文集)

ISBN 978-7-222-05382-3

I. 风...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1175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施建国

书 名	风
作 者	吴仕龙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382-3
总定价	80.00 元 (共 4 册)

目 录

鸟鸣空山

- 3 鸟鸣空山
- 6 风
- 10 雾失群山
- 14 梦醒大雪飞
- 19 月迷山路
- 23 走在秋的心上
- 28 清泉月下流
- 32 喷薄欲出
- 35 一棵橙子树
- 39 黄花似海
- 43 躺在草坡上
- 47 紫色玫瑰
- 52 暮色入城来
- 56 夜行河谷
- 61 油桐花开
- 65 一树梅花
- 68 黄槐

诡异庐山

- 73 洱海风情
78 大山柔情
82 湖水碧如蓝
85 感性的河水
90 阁魂
97 诡异庐山
115 巫峡的长江
119 仙湖出奇鱼
122 心窝里飞出的歌
125 奇异的乐器
133 石林
136 沙林
139 土林
142 种子
145 睡美人
147 升庵祠
150 聂耳墓前
153 恨的鸟
157 爱的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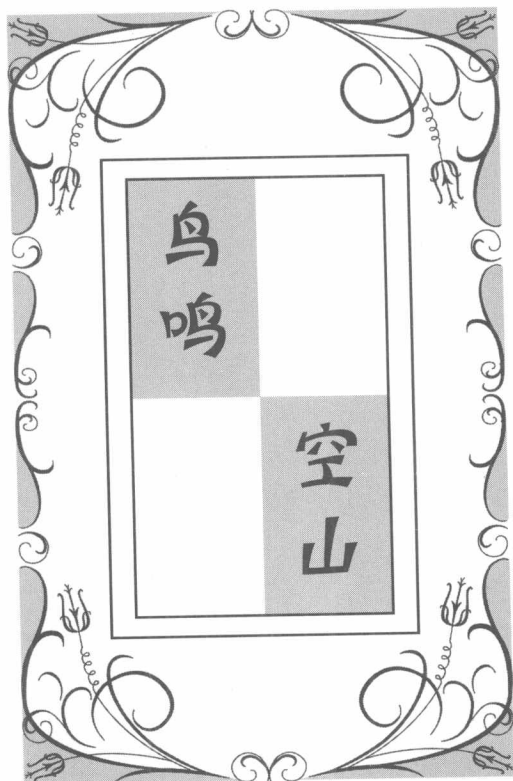
采集阳光

- 163 采集阳光
- 165 收藏快乐
- 169 放牧灵魂
- 173 最忆三种衣
- 176 领教白衣
- 180 活着
- 183 孙儿如歌
- 188 皮肤诉述
- 193 灯
- 198 桃木克鬼

大鸟飞翔

- 205 绚烂的梦
- 208 白鸽翩跹
- 210 自在的笼
- 214 植下小树
- 217 血的游戏
- 220 花冠下的洞穴
- 222 花儿
- 224 大鸟飞翔
- 227 黑衣人

- 230 大森林
233 静夜幽思
235 啼血鸟
238 异树
240 变声
242 枯槁夏日
244 回生草
246 雪人
248 沙海一树
250 美艳灵芝
252 破壁
255 美妙绝地
258 刺的花朵
260 围城
263 盘旋而上
266 石之上



鸟鸣空山

清晨，我将牛赶上山坡，跨出湿漉漉的羊肠小路，斜穿茅草地、荆棘丛，走进翠绿的山林。手里，仍旧一把砍刀、一条绳子。山野一片寂静。我听着自己湿润的脚步声，浑身舒服极了。

整个冬天，冰雪封冻山坡，寒风吹彻大山，也同时封冻、吹彻了我。山野的冰雪融化了，我的骨里仍然堆积；山野的寒风逃走了，我的肉里还在呼啸。冰雪、寒风进入人的身子，走进时很快，出来时慢腾腾的，有的就赖在里面，要与我同归于尽？

夜里，春雨吵了一宿，天放亮就悄无声息了。多么知趣、有情的春雨哟！树木、花草、山石和泥土，洗了一个淋浴，洗去了寒冷。一夜间，植物托起一个春色，小草拱出土，树芽啄破壳，整个山野鲜活活的。树林里，一层迷离的雾，似梦幻里的景色。空气清新、湿润，散发着一股混合的芬芳，钻进鼻孔，在身体里缓缓流动，慢慢地从毛孔里出来。我缩着鼻子，张着嘴巴，贪婪地吮吸着，像饥饿的人嗅着热馒头的清香。

干渴了一冬的山沟，细水在清唱，似少女幽婉的情歌。晨风撕扯轻雾，撕扯成一缕一缕的，于林间缭绕、飘摇。它轻轻抖着翅膀，于林间悄悄飞翔，将露珠弹落在我的手上、脸上，冰凉冰凉的。朝霞涌起，以醉态的目光盯着山尖，山尖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

“啾——”冷不丁的鸟鸣，清脆地从我的头顶掠过，在树林上空画一条弧线，使山野生动、多彩。然而，那一声吊嗓子后，

是久久的静场，是在润喉还是在等待？寂静，深夜一样的寂静；空旷，蓝天一样的空旷。我屏息，焦急地等待着，头脑里异常的清晰。

那种清越的歌声又响起，就在前方的树梢，却看不见歌者的身影。此声响过，百声应和，组成气势恢弘的合唱。惊叹、愉悦立即捕捉了我。我似一棵树兀立着，满耳都是清纯、婉转的歌声。那样的和谐、悦耳，让人沉醉、倾倒。喳喳，粗糙而凝重；哑哑，稚嫩而清脆；吱吱扭扭，温情、婉约，那样动情、优美；啾啾，短促、明快，那么清亮、欢乐；呀呀，阴柔而妩媚，却有极大的穿透力；嘻嘻，有些调皮、戏谑，但天真无邪；咕咕，圆润而悠扬，显得老成持重。咯咯、吱——哟，清越、幽婉，似轻轻的弹拨。其它的许多声音，像是朦胧诗，非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而不知其味。

所有的啼鸣，珠圆玉润，曲调幽雅，韵味悠然。紧锣密鼓后，时而独唱，时而重唱，时而合唱，抑扬顿挫，高低暗合，欢快无比。鸣啼声声，如珠落玉盘、笛弄清风、溪过山林，集一切轻快的音符，合奏成美妙的乐曲。我仿佛看见荷花凌波、垂柳绽芽、春笋出土，那么的稚嫩、鲜活。我似乎嗅到桂的芬、兰的芳、梅的香，沁人心脾。我分明觉得行走于沙地、沐浴在温泉、抚摸着羽毛，温柔而润泽。如同品着香茗、嚼着鲜果、饮着蜂蜜，那么的爽口、惬意。那些彩色的音符哟，似含笑的骨朵，在翠绿里绽开，灿烂在轻盈的晨风里；那些优美的旋律哟，如柔和的光束，从朝霞背后射出，在薄雾里摇曳；那些跳跃的调子哟，若翩跹的彩蝶，在绚丽的花丛中舞蹈。

聆听着鸟鸣，一种快活在心里流淌、流淌，使我激动、感奋。我融入了那些啼鸣，似乎化为一个音符，一个清越、欢快的音符，在林间跳跃，在空中飞翔。冬天强加给我的僵硬、麻木、萎靡等，一扫而空。我温暖、灵敏、精神起来，感觉骨里的

冰雪在融化，蒸汽、热流从毛孔里溢出。我，与自然在自然融会，同快活在快活重合。山野充满了昂扬的生机、神性，给我的心里注入清澈、亮丽。

山尖，顶着一轮火红的朝阳。朝阳披着火红的朝霞，妩媚而温情，活泼而庄重。金黄、柔软的光，透过云雾，从树梢间斜射下来，照得山林斑驳陆离。鸟的歌声更加热烈、欢快、清脆了。我蹑手蹑脚地潜行，走进那片树林，缩头缩脑地仰望，望见一些白色、黑色、绿色的倩影，既清晰又朦胧。点头翘尾的，风趣地欢啼；昂首引颈的，高傲地长鸣；上下腾跳的，翩翩而高歌；依附枝干的，沉静地吟哦；展翅飞翔的，潇洒地歌唱。那些精灵啊，千姿百态，风采各异，分外的俏丽、清俊、妩媚。那些倩影，与歌声一样美，让人悠悠、陶陶！

我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飞上树梢，与鸟一起啼鸣，可我的手上、身上的毛太少、太小，托不起沉重的身躯。叹了一口气，我觉得做人也有缺憾，只能可怜地行走、奔跑，速度又是那么的慢。我会唱歌，但远不如鸟的自然、动听；我也会模仿几种鸟的叫声，那简直是噪音，鸟听见肯定会讥笑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也为幸运而兴高采烈。不能喝彩，不能拍掌，只能鞠躬。我深深的三鞠躬，也不知那些鸟可否看见？

一种绝唱哟，精妙绝伦，无以比拟。是偶然遇上还是巧妙安排？我相信是巧妙的安排，为我这孤苦的少年。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无数次走进各种山林，梦想着又一次，但都失落而归。我暗骂自己，人生得一次足矣，过多的奢望会带来过多的失望。

我闯进都市，龟缩于城市一角，像那株街道旁的雪松，从山野移植来，呆痴痴地兀立着，为废气、灰尘、喧嚣困围。那雪松，血脉里一定堆积着忧伤、悲愤、哀怨，也想听听鸟儿的绝唱吧？

风

大风，从东南一角飞起。一飞起，就气势汹汹的，搅得天地间灰蒙蒙一片。大风驮着乌云，乌云骑着大风，翻卷而来，海潮似的奔涌。许是乌云太沉，压得大风趴下身子，呼呼喘气，在低空飞翔。大风头拱着地面，背弯入云空，尾巴高翘、塌下、摇摆，变化多端。它在飞越大河时，似要饮水，扎猛子一样扑入河里，又猛地窜出，吸起一条瀑布，一路飞流，多像一条银灰色的飘带。

闯进小河口，为两岸巍峨的山峰挤压，变得张狂、暴戾无比。小河口左右，两面青山成一个V字形状，夹出狭窄的山谷，容纳不下大风庞大的身躯。大风扭动着身子，像一条恼怒的巨蛇，盘向左面的山坡，盘向右面的山坡，被一一碰了回去。“古人幻化的龙，这大风许是一个模特吧？”看着大风，想着画上的龙，我突发奇想。是飞累了还是碰伤了？大风发出呵呵的呻吟。那声音沉闷、浑厚，仿佛从遥远传来的闷雷声，沉沉地滚过来，震得耳里轰隆隆似滚雷。

向着风来的方向望去，半边天空一片灰黄，如泛滥的洪水。那上面漂浮着的，在不断变幻着，不变的是苍茫。山野被淹没了，一片混沌景象，凄凉得让人心颤。山峰隐隐约约，似从天空投射下来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河水反倒不流动了，若浸泡在染缸里的布匹，污浊得不堪入目。

大风旋转着，在对面的岩石上碰了壁，扭头向这面的山坡腾飞。它扭动着身躯，一会儿扑向地面，一会儿窜上半空中，酷似一条硕大无朋的蜈蚣，张扬着无数的脚，见物就抓。

一时间，尘土飞扬，沙石乱射。将竹子绷成弓的形状，似要向对面的山坡射箭；将垂柳的枝条拉成平行线，犹如翘起的马尾巴；将那些木质坚硬的树枝折断，在半空中胡乱挥舞。杂草上下扭动几下，就被扯断、揉碎，而油桐树叶、枇杷树叶翻飞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树枝、杂草、泥土、沙石等，混杂、搅和在一起，成了无间隙的物体，组合成一条扭动的怪物。这时，人和树叶、杂草似乎是等量的，谁也不敢说轻重，都会被轻易地抓起来，任意撕扯、揉搓。

大风起伏着、盘旋着，一路席卷而上，眨眼间就到了半山坡。看那阵势，是要从我家茅屋的旁边路过。我的心在狂跳，跳到了喉咙口。我站在离大风十来丈远的地方，生怕它将我抓起，剥个精光，抽个遍体鳞伤，卷到千里远的地方扔下。那个地方好与不好，我都不要去。我不愿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更不愿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成为一个野人。要去的地方，我自己会慢慢走去，就是不愿随风走。

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它发出暴烈的狂吼，向着我俯冲下来，伸出千万只手。我转过身一阵狂跑，躲到一尊巨石后面。它猛追上来，一头碰在巨石上，惨叫声不绝于耳。那是声嘶力竭的叫唤，拼尽了平生的所有力气，含着前所未有的疼痛。那么绝望、悲愤、惨厉，像猪被宰杀时发出的那种声音，但分贝要强得多，惨烈也要大得多。那一尊巨石，胜于三十头大水牛身躯的总和，但依然在哆嗦、摇晃。我躲在巨石后，有些害怕起来，担心巨石一个趑趄，将我碰个头破血流，甚至生怕大风吹翻巨石，将我永远压在下面。风的一部分从巨石两侧包抄过来，似要将我揪出去，任意撕扯、揉搓。我紧贴着巨石，像一只墙壁上的壁虎，可没有壁虎的自如、惬意。对大风的无理，我没有说什么，还是遭了它的打击。细碎的沙粒暗暗射来，打得脸和手生疼；细碎的草沫黄蜂一样飞来，

直往嘴里、眼里、鼻孔里、耳朵里钻。鼻翼不由自主地抽动着，一种河水、草、土的混杂腥气，呛得我直打喷嚏，肺腑在不停地抱怨。眼睛只能眯成一条缝隙，算是对大风的一种蔑视吧。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多次与大风遭遇，想躲也躲不过去，总是为其蹂躏、戏弄。整个社会的，躲不过去还说得过去，个别歹人无端吹起的，怎的就躲不过去呢？我知道，离开了那面山坡，没有了巨石遮挡呀！我一个人从乌蒙山中走来，孤零零的，只有自个的影子相随，影子只是一个伴儿，帮不了什么忙的，且一到夜间就逃跑了。我多次为大风撕扯、抽打，不仅肉体伤痕累累，内心也累累伤痕。我依旧前行，没有停下脚步，总想走向远方，走到风和日丽的地方。

大风直往山坡上卷去，头碰着百丈高的山岩，“砰砰”地响，只得折回头来。后面的风火急火燎的，不停地往上旋，生怕赶不上前面的；前面的风卷回来，被后面的压在下面，气得七窍生烟，乱抓瞎扯一阵。那些树木、野草、苞谷林，被斩断、击倒、撕碎。山坡被砍了一刀，豁开一条三丈宽的口子。口子里，百年的老树折断了腰，石垒的坎子被掀翻，野猪被碎尸万段，真个的摧枯拉朽、尸骨纵横。我圆睁着眼、大张着嘴，浑身的汗毛树了起来，似乎心上裂开了口子，汩汩地流着血。

在我家茅屋的左边，回头的风与后面的风相碰，于相碰中炸开、扩散，乱作一团，将那儿的苞谷秧苗扑倒，一片惨淡、凄凉。瞬间，后面的风抢占了优势，将回头的风顶回、托举，在我家茅屋的左角上划一条弧线，腾空盘旋而起。我家的牛圈的茅屋顶为旋风卷起，整个儿卷起，打着旋飘飞、升高，像一顶偌大的草帽，一顶旋转的草帽。那一股旋风戴着一顶草帽，摇头晃脑的，呵呵地欢笑着，呼呼地咆哮着，跃过百丈山岩，舞蹈而去。我却呜呜地哭了，很是伤心。

大风是去了，而天空依然混沌、朦胧，像在一碗水里撒

了褐色的颜料。太阳迷离、暗淡，似掉落在浊水里，快要熄灭了火焰。被践踏过的荒坡、台地，这里一条刀口，那里一个箭洞，血肉模糊。我家的牛圈，没有了顶盖，土墙站立着，大张着没牙的口，直冲着天空，像没牙的老太婆张口望天。

牛圈，就那么大张着没牙的口，像是惊恐、控诉，又像是呼唤、等待。空空的口里阴冷、寂静，似幽幽的深潭，但没有一滴水。牛圈，成了诡秘的深渊，为恐怖笼罩着。走到那门口，我就想起大风的样子，禁不住寒战连连。

雾失群山

春日的雨，喜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的笑闹一夜，天亮便悄无声息了。小溪欢乐起来，叮咚、叮咚地唱，唱出一天的云霞。雨后的清晨，湿漉漉的，晴朗朗的，弥漫着难以言表的舒畅、愉悦。

随着朝霞的升起，山乡苏醒了。一些亲切的东西，似一幅幅水彩画，在春雨后的清晨展出。眼里的图画，清新，可人——扛着犁、牵着牛的汉子，背着书包、走在泥泞路上的孩子，担着水桶、哼着小曲的女子，撒欢的狗和一群鸡，吵闹的麻雀和欢乐的喜鹊；撒落在山坡上的房屋，飘起袅袅的炊烟，炊烟飘摇上云朵；火红的朝霞和雪白的云朵，绣在清水洗过的蓝天上，分外的绚丽；青色的山峰擎着洁净的天空，那么的空阔而高远、清爽而润泽。我站在山腰上，看着这些水彩画，似童年中的某个场景，遥远而亲切；思绪绵长、湿润，像一条逶迤的路，一直向前延伸，伸进空蒙、缥缈的天际。

我从天际收回目光，猛见得白白的晨雾在爬行，从幽幽河谷向山头爬行。像一群毛茸茸的白猫，似瞄准了山头的鸟儿，偷偷地迈着诡秘的、无声的步履，随时准备猛扑上去。像幽幽河谷有无数口大锅，锅里翻滚着沸水，白色的水蒸气在袅袅飘飞。雾气顺着几条沟壑往上涌，似倒流的瀑布，翻卷着雪白的浪花。继而，大海一样翻滚着波涛，不断地扑上山坡，层层向上叠成涌动的雪堆。转瞬间，填满了沟壑，像一层厚厚的积雪，且在不断增厚、扩展。有的雾气飞扬起来，或飘摇在半空中，或洒落在山野上，且在不断变换、张扬。绿绿